

聊城 全民阅读

一部血肉丰满的老手艺、老行当记录史

——读《手艺：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》有感

◎ 李钊

铁匠、铜匠、银匠、石匠、泥水匠、瓦匠、缝衣匠、鞋匠、剃头匠……曾几何时，这些走村串乡、随处可见的老手艺人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我们的视野里渐渐消失。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一门技艺、一个时代，更是一代人的记忆符号。《手艺：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》的作者王向阳以亲身经历和翔实的田野调查，讲述了旧时光里60多个老手艺人故事，回望我们生活中曾经处处有老行当的场景，重现老手艺人背后一个个充满酸甜苦辣和匠心温情的故事。

旧时光里的手艺人，大多数家境并不富裕，一生靠着门手艺赚钱养家，他们不曾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心中也没有人们所谓的“诗和远方”。走进他们的生活，看到的不只是手艺本来的模样，更有直抵生活本真的意义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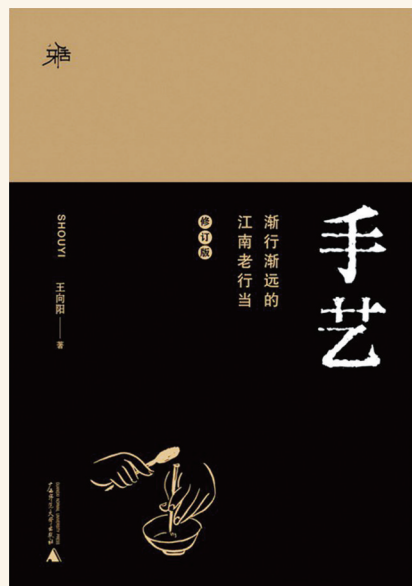
不断寻访老手艺人的过程中，王向阳不断与未曾有过的经历和自己的旧时记忆相遇，再告别，他的内心五味杂陈。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匠人，大多数都经过拜师学艺，通过漫长的训练学得一技之长，用来养家糊口。他们跟着师傅学艺需要经过重重考验，学徒期间，不领或只领极少的工钱。出师后需要挑着装满谋生工具的担子，翻山越岭、走街串巷，非常辛苦地挣得一日三餐。成家后更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，谋生的压力让他们一刻不敢歇息，年复一年地辛勤奔波，落下一身职业病。他们将成功的欣喜和失落的忧愁都埋在心底，坚守着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老行当，每一门手艺里都倾注着他们毕生的精力。

时代瞬息万变，发展日新月异，时光里打磨出的许多老手艺已无法与时间抗衡，正在悄悄远去，甚至消失。时光流转中，这些老行当、老技艺的浮浮沉沉，除了记录着生活之美，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冒着夏日酷热冬日严寒打铁的铁匠、一直捣鼓自己心爱的老行当到70岁的铭荣师、悲剧重复上演结局却又不同的两代木匠、最受孩童喜爱的爆米花师傅、棉絮飘飞弦响如

歌的弹棉花匠、被电脑刻章所替代的手工刻章……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，大多数老手艺已被机械生产所替代，民间匠人们依靠双手世代传承的宝贵技艺终将失传，人与物的沟通、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景象也随之消逝。

老手艺表述的是历史，承接的是未来。令人欣喜的是，部分老手艺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。许多老手艺人让老行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，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顺应时代潮流的铜匠世家、将精美竹编摆放到乌镇大会餐桌上的篾匠、儿女成功转型从事艺术篆刻的刻印匠……这份坚守、传承和创新的背后，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。昔日，老手艺人勤练手艺只为生计，而如今“守艺”的背后更多的是传承接续的匠心。

这是一部血肉丰满的老手艺、老行当记录史。一门门经过岁月沉淀的技艺、一幅幅辛苦劳作的剪影、一段段美好乡愁记忆……在时代的光阴中渐行渐远的老行当，所承载的文化和凝固的情结，早已成为跨时代的缩影与记忆，时刻提醒我们不忘过去，奔向未来。



●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(群号: 584666478) 品书、聊书, 讲述你与书的故事
● 一城湖投稿邮箱: lcwbyichenghu@126.com

小说 连载 66

布衣诗人谢榛

◎ 武俊岭

席散，曹嘉、谢榛坐轿先去。其他几人，各奔东西。

从此，谢榛便在开封住了下来。他一个人，或者在住处看书，或者去看铁塔、繁塔、相国寺；看开封的大街小巷：烧鸡胡同、油坊胡同、城隍庙街、铁娘娘庙街、双龙巷、马道街。

看遍了开封城内，谢榛便想到城外看一看。他忆起于谦曾写过一首《黄河舟中》，因这首诗，谢榛雇了一匹骡子，在太阳向西天运行时骑出大梁门，往西而去。走出去三里多远，路折向了西北。再走不到二里，便看到高高的黄河大堤了。时为仲春，堤上草绿，这让谢榛的眼睛很是舒服。谢榛索性下骡，拉着缰绳一步一步向堤顶上走去。

人、骡到了堤顶之上，放眼往河槽里观看，只见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从远方飘来，向远方飘去。谢榛知道，这就是黄河了。谢榛上骡，抽一鞭子，那骡子撒开四蹄，向河边奔去。

谢榛把缰绳拴在一棵枯树上，信步走到水边。水边的沙子平

滑，细腻可爱。河水一波一波地向岸边轻轻涌动。此时的谢榛，再看河面，感觉出大的起伏、闻到了水腥的气息。谢榛站起，对着河水凝神。

近处，有一艘船只满载客人，往对岸慢慢荡去。风虽然不大，但帆却张开了。船夫躬身摇橹，一下一下地很是卖力。

此时，太阳已有了微微的红。再过一会，太阳洒下来的光芒染红了河水。谢榛感觉出生命的可贵、时光的飞逝，于是转身回到骡子身边，解开缰绳，骑上去，加一鞭，往开封城奔去。

归还骡子后，谢榛来到一家酒馆，一个人喝了一斤竹叶青。微醉中，他走到住处，点亮蜡烛，挥笔写出一首诗：

渡黄河

路出大梁城，关河开晓晴。
日翻龙窟动，风扫雁沙平。
倚剑嗟身事，张帆快旅情。
茫茫不知处，空外棹歌声。

写完，谢榛对自己说，谢榛，你自己高兴吧！这首诗一出，压过很多写黄河的诗了。

第二天，谢榛带上《渡黄河》这首诗，拜访曹嘉。

二人于客厅落座后，谢榛把诗递过去。

曹嘉大致一瞄，便猛地一拍桌子，说，好诗，好诗！情景交融，余音袅袅。可以说是直追盛唐！

曹嘉的表现使谢榛很激动。谢榛大声说，谢谢仲礼称赞！

这时，女仆端着沏好的茶水来到。曹嘉说，不喝了，去酒楼，好好庆贺一下！

二人一出门，照例有两乘轿子已在等候着了。曹嘉坐上去，说，樊楼。

樊楼，是一个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地方。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，让很多人艳羡。谢榛想到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所写：顾客进门，顺着主廊行走一百多步，便可见浓妆妓女数百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。

茂秦，想什么呢？

想李师师呢。谢榛因为心情大好，说话不免随便。

呵呵，你不要把现在的樊楼想象得与赵宋时一样。现在，无论格局、规模，都不能与那时相比了，也没有李师师那样的人物了，曹嘉说。

仲礼，我胡乱说话，你不要当真！

路过开封府衙，曹嘉下轿。他对守门卫士吩咐两句后，重新上轿，直奔樊楼而去。

曹嘉、谢榛走上樊楼，喝茶、说话。半个时辰不到，李濂、高叔嗣、张元赶到。

曹嘉把谢榛的诗递给李濂，说，你们三位看看，看这首诗写得如何？

李濂接过，细细观看。高叔嗣、张元一左一右，歪头而看。

谢榛神态自若，一口一口地喝茶。内心里，则在揣测这三个人如何评价这首佳作。这三个人的人的水准，谢榛已是有所判断，相信三个人一定都会叫好的。其实，谢榛也有一点隐隐的担心：有人说这首诗不好。那样的话，就大煞风景了。知府的宴席，也就不会愉快了。

谢榛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三个人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好诗，好诗！

赞美刚刚停住，李濂便瞪向谢榛，说，这首好诗，一定是先生所写。

谢榛不能装样，轻轻点头。

高叔嗣说，近日我从知府那里讨来茂秦先生的诗，抄录了几首。细看之后，不能不服。与先生相比，我辈下的功夫太少。
(未完待续)